

喻營長等著

戰士的手記

魯強出版社刊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序

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不論是參戰國或中立國的人民，對於戰爭的殘酷，都有個深刻的認識，恐懼着再一次的大戰降臨，而計劃着怎樣維持着人與人之間永遠的和平。因為人與人之間，雖有色彩的差別，却都是有理性的動物，不應該相互殘殺，延緩人類的進步，減少自身的幸福；而應該協力向大自然進攻，征服大自然，以大自然的豐富結果，作為改善人類生活的資源，使整個人類，進於真善美的大同世界。

但，儘管世界上一般的人這樣希望着和平，儘管有許多人供獻了自己可寶貴的生命去求和平的永久維持，求人類物質的精神的生活之改善。

且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立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，却偏偏有一般以殺人放火爲快意的劊子手出現，不惜犧牲若干萬人的血肉，供他們做砲灰，以擾亂世界的和平，威脅着整個人類的安全。這種人，在西方，可以意大利的黑衣宰相莫索里尼爲代表，他會以安定歐洲的勢力自命，派遣大批的飛機、大砲、坦克車，以及各種最現代化的武器，動員百數十萬的人馬，去到黑人皇國傳播他殺人放火的文明。他又會和他的同道希特勒合夥，陵使並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叛徒富蘭科，在西班牙境內燃起戰爭的火焰，到現在已快一年半，這火焰還在繼續的燃燒着。而這批放火者，却向世界狂吠着，說他們是在保護文化。在東方，日本的軍閥們，承繼了這兩個放火強盜的真傳，東西遙遙相應，正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實行他慘無人道的獸行。

四十年來的忍受，我們早已喘不過氣來，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頭的橫

蠻霸道，使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兒女，忍無可再忍地，對於日本軍閥們的殺戮，加以毫不容情的抵抗。因為我中華民族的兒女，早已認識東方禍的根源。想要消滅東方的戰爭，只有清除這戰爭的根源才是可能的。故為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，為遠東的和平，為免再一次人類的劫運，對於戰爭放火的根源——日本軍閥，不得不作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。

戰事未爆發以前，也許有人在恐懼着；中國的武器沒日本帝國主義那麼精良，飛機大炮兵艦也沒有那麼多，一旦戰起來，實在不堪一擊，而六個月來的教訓，粉碎了這些「唯武器論」的「恐日病患」者的敗北心理。雖然中國失去了若干個城市，但僅僅是一個個的孤城而已。孤城的四週，還為我們的兄弟站據着，抵抗着，而每一個城市的佔領，都付過超出這城市所能生的力量以上的代價，於是，每一個人不復疑懼，都相信在全民族

堅決，頑強的抗爭中，定能握得那最後的勝利。

這半年來的鬥爭，最使我們欽佩的，就是那些平時只拿六七塊錢一月，還要七折八扣的士兵們，他們在前線，在敵人優勢砲火的轟擊下，毫無懼色地盡他們最後的力量，支持着戰爭。他們平時很苦，一大半也談不到什麼教養，更談不到政治的覺醒，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概念：「我是一個中國人，我應界愛護我的中國，使他不受別人的欺凌。」由他們這一單簡的概念，生出了大無畏的精神，產生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，永遠嵌在我們的心壁上，他們雖然有的成仁了，但却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頭。

爲要使這一偉大的神聖的戰爭中所產生的英勇事蹟，能夠永遠傳下去，那些平日被人唾罵爲「只會發牢騷，不會作事」的文學家們，他們也冒着危險，出現在最前線，把那可歌可泣的英勇的抗戰情形，報告給全世界

的人類，使他們知道寇賊的慘無人道，我們的戰士是怎樣在為世界的和平而鬥爭。

這本冊子裏所收集的，就是上面兩種人的產物：有戰士們的手記，有文學家的報告，這些作品，雖夠不上稱「經世之作」，却寫出了火線上各色各樣的情形，無疑的，這些作品會使每個讀者深深感動的，由這感定可動產生偉大的鬥爭力量，予敵人以更大的打擊——這，算是編這本冊子的人的一點微忱。

雖然，我們面對着當前的大戰，毫無懼色的迎接着，對於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但對於每一個同伴的受難，還是相當地痛惜，謹在此向他們致我們最虔敬的悼唁：

受難的兄弟們，靜靜地安息罷！在全世界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里，你

們雖不是拓荒者，在中華民族求解放的路途上，却也不是最後的一輩，將有無數的兄弟姊妹們，踏着你們的血蹟，爲你們復仇。

受難的兄弟們 靜靜地安息罷，我們將以更大的努力，來肩負偉大艱苦的職責，以求民族的解放。我們堅信着，努力着，在無畏之前，定可驅逐黑暗，走上光明的康莊大道。

編者 二七，一，十于漢口

戰士的手記

目次

序

戰士的手記	一
第七連	二七
排長胡玉政	四九
八百個	一
夜行軍	九五

目 録

一 隻手.....	一〇九
	<hr/>
	2

戰士的手記

一·鐵與血的鬥爭

我懷了一腔更燃燒，更沸騰的熱情，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。五年前，在廟行與敵兵白刃戰時所受的創痕，還深留在我們左腿。五年來，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，同時給了我們無限的鼓勵。

傍午，我們下了車，在出發到上海的附郊一個小鎮去的道上，我們遠遠望見「一二八」的遺跡，那斷垣，那殘壁，我們還看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矗立在雲霄。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的黧黑的臉

，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，那聲音該是帶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？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：「別驚懼吧？你們這次雖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磨難，然而請你們放心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來了一顆比鋼還要堅強的決心——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！」

弟兄們誰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。因為，在夜神一到來，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。到那時候，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，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。

可是，夜到來了！我們望着那半勾殘月徐徐升起，九時，十時，——一時，二時過去了，我們又望着那半勾殘月在徐徐西落，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。雖然敵兵的陣地，我們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」的命令的。弟兄們都在低低地咕嚕着：「東洋兵不敢作

聲了吧？」

到三時多，保安隊一排，在寶山路附近巡邏着，我們的隊伍那時離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。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，攔住了保安隊的去路，一個日本兵的隊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國語問：

「你們中國軍隊幹麼？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，是不是想攻擊我們？」

「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。中國軍隊只是爲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備着。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從上海撤退嗎？這已經辦不到了，因爲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領土！」這是一隊保安隊長長的回答。

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，就在保安隊開

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，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。

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，立刻衝上去，向他們回擊。可是，我們的槍聲一響，他們的槍聲也就停止了。

傍晚，我們在江灣路附近。

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，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，我們只能繞路走。

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，機關槍，坦克車，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。

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，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，帶了一架機關槍，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。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，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。

不一會，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，就不作聲了。我那時的快活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，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，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。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一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鎗彈，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砲彈，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，我們終於衝上了八字橋（蔡連長以中）

二·偷渡之夜

月兒已沒有前幾天那麼圓溜溜了，光輝似乎也減少了些。

海濱上，除了潮水吻着淺灘發出「唰——唰」的聲音以外，已不像平時一樣的靜穆，從遼闊的海面，不，也許是悠遠的長空中吧，會傳來一聲二聲的槍聲，或者也會有轟轟隆隆的幾下大砲聲，至於鐵鳥的呼嘯，有時

候也可以隱約聽到，不過距離老是遠遠地。

海面上的閑散，現在還是跟從前一樣，雖然一場血戰的展開，僅是半小時以後的事。

望過去成了一條條細綫樣的沙汀，雖然已沒有白天那般清楚，但還不至十分模糊，隨着月光掀伏的海潮，會把細綫樣的沙汀，在視線中失却固定的位置。沙鷗們掠過水面，三三兩兩地表演着靈活的姿態，一日辛勞似乎已經隨風吹去，愉快，舒適，都在那輕翻翻的翅的底下發洩了出來。

海濱一直伸展過去，和遼闊的海水成一個交點的地方，發現了一箇小黑點，小黑點當然是夜行的船啦，在海濱上已見慣了的，算不得希罕，但是怎麼小黑點愈來愈多啦？一，二，三……呀！還有呢，數下去一共就是十二點。

十二個黑點，已沒有五分鐘前那麼小了，烟絲一縷縷在水天中間散漫着，終於褪去了視線中的模糊，黑點，充分地顯出了它的輪廓，是兵艦啊！一共就是十二艘。

兵艦偏偏在這僻靜的海濱二里外停住了。

接着悠靜的空氣中，就捲進了幾只飛機的翱翔聲，夠響亮，如像就在頭上，看它們向南向北盤旋過幾下，就胡亂丟下了幾個炸彈，這，在漫無目標的投擲下，非但對於我們的陣地是絲毫沒有損傷，而且反引起了我們弟兄們的興奮：「騰！又是鬼子來騷擾了，任它去丟它媽的蛋吧！」

「隆隆隆」又是三四下，砲彈呼呼地掠了過去，寂靜的海濱，這時已經燃着了砲火的氣息，跟着就是飛機擲彈，小鋼炮，大炮猛攻，無疑的這又是鬼子企圖登陸的故技！

弟兄們在戰壕里相對着笑：「準備吧！給顏色他看！」

「對啦，到浦東來了兩晝夜，真够悶死了，今晚倒可以解解悶兒呢！」老王的口吻，還是怪幽默的。

哨兵又來告訴我們：「敵艦已放下了小艇子，鼓着浪進來了，預備着，敵兵的偷渡！」十分鐘以後，壕內接到了×連長的命令：「兄弟們，準備着！乘敵人上岸未穩，衝過去！」

果然，前面機關槍響起來哪，接着就是一片喊殺聲，壕內的弟兄們一齊挺起了槍尖衝出去，剛爬過塘，敵人已在沙灘匍匐着衝過來，大砲停止了轟擊，飛機雖很低，却沒有丟彈，在塘上，我們的機關槍連珠似的掃射過去，眼見沙灘上的敵人一個個躺下去，一部分已開始在肉搏，一部分已向後潰退，逃上船的仍逃不了死的厄運，滾入水中的當然更多，肉搏的鬼

子們，這時已真的做鬼子去了！

偷渡登岸的敵軍二百人，結果無一生還。

海濱，血花濺遍了沙灘，直滲透過幾重細土，一場血戰在極度緊張以後結束了，兄弟們掛彩的就祇東壕三位，我們英勇的同伴在微笑中各自歸了戰壕。

月兒已斜欹在梢頭，海面上恢復過來方才的閑散。

(雪·八月二十八夜)

三·東戰場的一角

四日

倭奴的飛機，實在有點可惡，天天在我們戰壕的上空盤旋，軋軋機聲

，似乎煞有介事，不過我們看慣了，聽慣了，所以也覺得很平凡了，後來我們簡直把它看作空中的烏鴉。有些弟兄們，有時氣得不過，往往舉槍向飛機射擊，其實這是很無意識的舉動，這不但不能給敵機以致命傷，反而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，經我幾次嚴厲的告誡之後，以後這樣的舉動就逐漸減少了，其實，也祇有減少而已，這種舉動，間或仍是不免，因爲是同仇敵愾心情的表露，我知道一切的命令，都不能制止他們如火的情緒。

五日

石面村落的村民，捉了一個漢奸送來，說他投毒下井，企圖毒害村民和正在作戰中的戰士。經我公開的審問之後，那漢奸直認不諱。漢奸，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我們幾次受了敵人的暗算，這都是漢奸作祟的結果，如果沒有漢奸的話，我相信粵人絕不能越我雷池一步，這件事情越想越

憤慨，像這樣嚴重的問題，後方的同胞爲什麼不趕緊消除？其實剷除漢奸和根絕漢奸產生的因緣，並不是很難的事情，祇要把民衆加緊組織起來，漢奸就無所施其技了。大家都知道漢奸產生，是由於自私，漢奸的蔓延是由於民衆組織散漫，廣西這幾年來，因爲對民衆組織，很加注意，漢奸也就無由出現了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？

七日

今晨天剛破曉，紅霞尚在東方的天空中不停的變幻，就隱約聽到遠處傳來軋軋的機聲了。我下令叫全連的弟兄伏在壕中勿動，更不得伸出頭來觀望，經過了一刹那嘈雜聲之後，各處的散壕，都靜寂無聲了，這時所能聽到的祇是更大的軋軋的機聲。一會兒，在東方的空中發現敵機九架，在雜有一抹雲霞的天空中若隱若現，構成一幅「初冬之晨」的美景。敵機漸

漸的飛近了，祇看見一架先飛，其餘的在後追隨着，在左面的一叢樹林上空盤旋着，突然前面那架向左方一轉，其餘的就接二連三的向下衝，於是就聽到炸彈在空中號號的叫，落到了地上，便轟隆一聲，火光四閃，泥土飛揚，這個偉大的奇觀，我生平來却是第一次看到。這一次我方毫無損失，祇可憐那作了數天親隣の樹林，在一刻間，已炸燬得狼籍不堪了。

十日

中午正打電話到營部的時候，背後覺得奇癢非常，我把背向牆上拚命擦擦，但結果一點效果都沒有，後來還覺得有東西在那裏蠕動，這時候，真是再也忍不住了。我索性跑到草坪上對着太陽坐下，把那件舊軍服脫了下來，詳細的查察了一會，竟在衣縫裏發現了不少的虱子，我把它一個個的捉下來放在指甲上出力的擦，在這「劈劈」之聲和鮮血橫飛的情況之下

，倒覺得有點兒痛快！我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報復了這次的奇癢。生虱子這件事，在平常人也許是看做一件非常不名譽的事情，但從軍人看來卻不把它放在眼裏。在軍事時期，一個軍人絕對沒有工夫去預防虱子的產生，也絕對沒有時間去根絕虱子的存在，這件被人們看着不名譽的事情，我們也不得不馬馬虎虎的放過了。我這次自從桂林出發以來，屈指已有兩個月，這個期間不但沒有福份去洗澡一次，就連大盆水都沒有看過，虱子抓住你這個弱點乘機生長繁殖了。

十一日

黎明時候，敵機一架突在我們陣地上空出現，盤旋不去，這顯然是指示大砲轟擊的目標，果然，當我們尚未完全準備妥當，敵人的炮擊就開始了。敵炮兵發砲極不準確，所有炮彈都落在陣地的右側附近，一片墜着

祖宗遺骨的墳地，瞬間間變了一個個窟窿的大洋地了。我真不明白敵軍開爲什麼要白費這麼多的炮彈。去和我們祖宗來爲難，可憐日本老百姓的血汗，便化在中國泥土之下。炮擊之後，繼有坦克車八輛爬地而來，車後跟着一小隊的步兵，這時候，我們仍然不動，趕快插上刺刀，握緊手榴彈，等到敵人衝近了，祇聽見殺聲一起，全連弟兄都跳出壕來，「隆隆」的手榴彈聲，「格格」的刺刀聲，衝殺一場，祇見坦克車向後退，倭兵向下倒，這一次衝殺的結果，毀敵坦克車三輛，斃敵兵二十三名，俘虜二名，我方傷十七名，陣亡二名。

十二日

晚上八時，前線的槍聲停止了，但敵機仍在天空飛行，有時還投下幾個照明彈，照得滿地都光明起來。我們偷偷地在這樣情形之下，很匆促的

舉行了一次簡單的追悼會，對昨天陣亡的兩個弟兄表示最哀痛的敬禮！我們沒有隆重的儀式，祇排着隊低了頭默哀了三分鐘，最後還呼了幾句口號，表示堅決的捍衛國家，誓為陣亡的勇士復仇。

十五日

這幾天來，敵人受了數度慘敗，昨天整天都沒有什麼動靜，大概是在整理。在戰略上，是應該在敵人慘敗之後，來一次劇烈的反攻。我們因為武器不及敵人，所以反攻多利用夜間或雨霧的時候，敵人在這個時候必定吃我們的很大的虧。晨早起來，霧是茫茫的籠罩着，雨是紛紛的落着，清晨的寒風，吹起來倒有點兒發抖。我們全連的弟兄都是生長在南方的，「寒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，我們現在還穿着單衣，除了和敵人決鬥之外，還要和寒風決鬥！我們怕寒，我們怕風，可是愛國的熱情燃燒我們的心，保國

的重任，負在我們的肩頭，使我們振作起來，戰勝了一切物質上所給戰鬥的痛苦！晨風颯颯的時候，衝鋒號從霧雨中響了起來，一片「殺」聲，我們冒着雨霧，子彈，砲彈衝上去！沒有一個回顧，沒有一個落伍，全連弟兄這時結成一顆心，給敵人一個很大的打擊，我們終把敵人的陣地佔領了。

十六日

當我到前線視察陣地的時候，在一個墳下發現一個受了重傷的敵兵，口裏喃喃不絕，聲音是微弱的，斷續的，聽不出是說些什麼，但中間還能聽到一二句比較清楚的話，口音完全是東北人。我叫担架兵把他扛到野戰醫院療治去了。這件事使我很傷心，我感覺得這是我們最大危機和恥辱！敵人「以華制華」的政策實現了，他現在以我們的同胞來殘殺我們的同胞，敵人的子彈打過來，死的是中國人，我們的子彈打過去，死的也是中國人。

人，古今中外那裏有這樣悲痛切骨的歷史？唉！我們不運用自己的民衆，倒給敵人利用，若果還不趕快把民衆嚴密組織起來，不久的將來，華北的民衆，又要受敵人驅逐來殘殺我們了。

二十日

幾天來劇烈的慘戰，受傷的弟兄很不少。担架兵有時因砲火劇烈不能盡量的活動，往往都是附近的民衆自動起來負担這項工作，民衆對於我們士兵的愛護與參戰的勇敢，使我們更堅信抗戰前途的勝利！正午敵砲轟擊之下，有不少的弟兄受傷了，我們因為向前衝鋒，受了傷的弟兄都是由民衆扛到家裏安放，代爲裹傷，百姓愛戰士，如愛自己的兒女，怎樣不令人感激流淚呢？我希望各地的民衆都能担负起這個責任，對於抗戰的前途，是受益不淺的。

二十五日

有一顆炸彈在我身邊爆炸，雖然沒有負傷，但耳膜是震裂了，現在已經腫了起來，痛苦得很。但是，我的責任太重大了，不得不忍痛硬幹，連附和弟兄們都勸我稍為休息，但這是不能的，國土破裂的悲哀，勝過一切的痛苦！我應該支持起來，完成我的責任，敵人一天不退出我們的國土，我是一天都不能休息的。「休息」，「休息」，這是多麼罪過，多麼恥辱的事情，在一個盡忠職務，守土衛民的人的腦中，這是不應該存有一「休息」的念頭啊（五路軍一連長）

四·前線十日

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們的部隊剛由某省徒步開到××。以我們的常識判斷，

在這長途行軍後，總有幾天的休息或整頓；但是這一次上面忽有命令到達，叫我們立即登車，限晝夜趕至××待命，真是「軍令如山倒」，數千的部隊好似風馳雲湧般的直向目的地進發了。

十月十日

今天因為沿途沒有長時的停車，終日未得炊爨；但士兵都不以為苦。到××下車的時候，已經是午夜了。天落着雨，路道更是泥濘得不能走。有一新兵因身上的衣服已被雨打溼了，風吹着只是發抖，我便詢其是否怕冷，彼答曰：「不怕」。又詢其餓否，復應曰：「不餓。就是餓了，前邊不遠就有日本人預備餅乾了，我們自會拿來充飢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內心裏真覺着有說不出來的興奮及快慰。

十一日

我團今天奉命增加某方面爲預備隊，因爲命令到遲，拂曉後始開始活動，乃行不數里，敵機已至。初僅一二架時來時去的在上空盤旋着，繼則漸漸加多。而我們在先頭行的部隊仍本着平常防空的辦法一望見敵機，即由營部發號警報全營，便就地掩蔽不動，只待敵機去遠始解除警報，繼續前途。因此我們在後尾的部隊就寸步難進了。時逾中午，我們仍伏在棉田中未動。不得已乃召集各連官長規定一簡單辦法，試之果效。約三時許我營便到達目的地，而敵機在上空像獻送般的追隨着。但始終沒有向我們投彈呀！

十二日

在漆黑的深夜中，冒着風雨，踏着泥水，唧唧嗚嗚的談着話。這是我們隨着旅長到前綫偵察地形的時光，在××××××××××遇見了××

×師的某團長，暢談之下我們得了不少的抗戰經驗。長期的抗戰應避免無謂的犧牲，而氣的奮激，輕躁的攻擊，及無計劃的逆襲等，皆應切實戒免的。我聽了這以上的論斷，感覺很有些道理。

十三日

天方明的晨光，彷彿是四時三十分鐘吧，聽着電話上的鈴聲噹噹——在響。我接着聽。「喂，喻營長嗎？前方的情況很緊急，你把隊伍帶到××待命罷。」這是團長在電話上給我的命令。我當即召集了隊伍帶着走，一氣便到達了目的地，果然敵人飛機大砲的轟炸聲不斷的震耳欲聾，掀起的灰塵與烟霧，遮蔽了天日。我們的友軍正在努力抗戰着。我就令我們的隊伍進入了新陣地。結果我們友軍見有生力軍至，當即格外奮勇反攻。隨將原陣地恢復。斯時我團長已至，復令本營向前推進。是夜即在某處舉餐

新陣地。

十四日

今夜零時三十分奉命移至××營師長直接指揮。而該處房屋已全被炸毀。村外工事已大部完成。本營除以一部擔任警戒外，餘即利用夜間，增強該村之工事。

十五日

在下午五時三十分的時候，我共團的陣地一角已被敵衝破。本營即奉命向該處增援。我全營之官兵聞令之下，人人興奮，個個歡欣，齊聲說：「好了，同志們！我們受了日本×××××，不是一天了，今天是我們出氣的機會到了，我們拚命幹罷！殺一個夠本，殺兩個就賺一個！」當時敵機已去，炮火亦漸稀。我就將隊伍劃分作兩綫。重機關鎗迫擊砲先在後方

進入陣地，準備以熾熾的火力，掩護我第一線步兵之前進。斯時天已黑暗，就利用着交通壕，向敵急進。敵雖不時以輕機關鎗無目的的向我亂射，但我士兵只管前進，不准遠擊，一直到了敵陣的前綫，敵人才警覺。敵人的胆子真小，一見面就跑了——我們士兵就緊追在後邊。跑慢了的鬼子都被我們結果了——這一陣敵人遺下的死屍有三十餘具，輕機關鎗二挺，步槍三十餘枝，防毒面具四十餘具。隊旗一面，其餘的物品無算。我們的官兵也傷亡了二十餘人。當夜敵人又大舉反攻，但我士兵皆能按照規定的計劃，只準以輕機關鎗對有利的目標射擊；並且要精確的瞄準。步兵上刺刀蹲在戰壕內。等敵至四十公尺處，以手榴彈投之；至一公尺處突起用刺刀刺之。但不准出壕追擊。蓋敵慣用少數誘我外出，然後以預佈之集密火網向我掃射；恐士兵不察，墮其奸計耳。我們在新的戰略下面。沉着應付着

，所以敵終未得逞。

十六日

敵激攻在其砲火掩護下，向我陣地猛撲。拂曉時尤兇。我們的陣地雖悉毀於砲火，但我們的官兵仍能沉着應付；數次猛撲皆被我擊退。敵每次皆有死傷，聞士兵云，伊等在壕內與敵對峙時，嘗聽得敵兵亂呼——「老鄉，不要太狠心！我們也是中國人！這邊當兵的多半是東北人，被敵強迫來的。我們口甚么法子呢？×××子逼着我們前進，我們不能不前進；但我們的槍是向上空裏打的，只有輕機關槍是日本人自己使用着。你們要注意呀，老鄉！努力罷！亡了國的味道真苦呀！」我聽了這些話我感覺得東北的這些同胞們也太愚了，你手中還拿着槍，爲甚麼就屈伏着被敵人奴使呢？難道說敵人的槍就不能殺敵人嗎？還說甚麼沒法子呢？

十七日

今天某營接了我們的防，我們就回第二線休息了，可恨敵人的砲火，竟集中在我們的附近轟炸，自晨至暮，約略有七八百發，把我駐地附近的竹木房屋，多半都炸毀了。但我營士兵則毫無損傷。可知砲火的作用只是一種精神的威脅，至於殺傷力則等於零啊。

十八日

在夜靜人稀的深夜，這多半是我們全體動員修築工事的時光。因為白晝有敵機的轟炸是不能工作的。在潔白的明月照耀下，蹣跚踱去，指揮着五百餘壯士工作的我，冷不防竟受了敵人的流彈，這真是倒霉極了！聽說明晨敵人就向我總攻擊了。據說還有配屬的唐古車。我本打算着正式的與敵人拼一拼，看看他的本領究竟如何？而事願相違，竟使我不能再繼續我

的工作了。因為我的傷雖輕，但腿上的血管已被創斷，是不能行動了。我
只得暫時離開我的部隊回到後邊來養傷，準備着以後再與敵人拚命。

(喻營長延齡)

第七連

——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

我們是……第七連。我是不連的連長。

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，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，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「八·一三」戰事爆發後被派出的第一批，我便是其中的一個。在羅店擔任作戰的××軍因為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，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，要求撥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。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。

我了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。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。

我的姪兒在廣州華夏中學讀書，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黑皮的圖囊

。他說：

——這圖囊去的時候裝地圖、文件用的。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？我要你裝三件東西；敵人的骨頭，敵人的旗子，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。

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面，但嫌字太多，只得簡單地寫着：

——請記住我送給你這圖囊的用意吧！

我覺得好笑。我想，到了什麼時候，這圖囊就舉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，牠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野上，……

一種不必要的情感牽累着我，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須戰鬥之外，對有戰鬥的恐怖有着非常複雜的想象。這使我覺得驚異，我漸漸懷疑自己，是不是所有的同學中最胆怯的一個。我是否能够在火線上作起戰來呢？我時時對自己這樣試驗着。

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，但並不是本連原來的老兵，原來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，他們都是從別的被擊潰了的隊伍收容過來的。我們所用的鎗械幾乎全是從死去的同伴的手里接收過來的。我們全連只配備了兩架重機關鎗，其餘都是步鎗。而支援我們的炮兵一個也沒有。

我們的團長是法國留學生，在法國學陸軍回來的。瘦長的個子，活潑而又精警，態度和藹，說話很有道理，不像普通的以暴戾、愁苦的臭面孔統率下屬的草莽軍人。但他並沒有留存半點不必要的書生氣概。如果有，我也不怎麼覺得。我自己是一個學生，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，我們的團長無疑的這一點是切合于我的理想的。我對他很信仰。

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。當他的說話完了的時候，突然叫我們出來向大家說話。我知道他有意要試驗我，心有點着慌，但不能逃避這個

試驗。——這一次我的話說得特別好，普通話用得很流暢。團長臨走的時候和我熱烈地握手。他低聲地對我說：

——我決定提昇你做第七連的連長。

這之前，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。

崑山出發之後，我開始走了一條嚴肅，奇異的路程。在錢門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，我們的隊伍的前頭出現了一個年輕貌美，穿綠袍子的女人。我對所有的弟兄們說：

——停止。我們在這里歇一歇吧！

排長陳偉英後來偷偷地問我：

——爲什麼要歇一歇呢？追上去，我們和她並肩的走，爲什麼不好？
——這是我自己的哲學，我說：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，

因為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，……：

我們的特務長從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，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，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。因為我連音樂也怕聽。

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道路，正如斬荆棘鋪石塊似的，——爲了要使自己能夠成功爲一個像樣的戰鬥官，能夠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，我處處防備着情感的毒害。

有一禮拜的時間，我們的駐地在羅店西面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里，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礮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，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身在一個非常熱鬧，非常嘈什的街市里面。——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，一二八的砲火在我的心中已經遠了，淡了，現在又和牠重見於這離去了很久的吳越平原上，我彷彿記不起牠，不認識牠，牠用那種震天動地的

響開闢了一個世界，一個神秘的可怕的世界，使我深深地沈入了憂愁。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地不可理解，……：

十月十八日的晚上，下着微雨，天很快就黑下來，我們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，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，很滑，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溝里。我們有了新的任務，經過嘉定，趁小輪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進。……二十日下午，我們在南翔東面相距約三十里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。

密集不斷的砲聲，沈重的飛機聲和炸彈聲使我重新熟習了這過去很久的戰鬥生活。繁重的職務使我驅除了懼怕的心理。

排長陳偉英，那久經戰陣的廣東人告訴我：

——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，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兩樣。一旦身歷其境，所謂恐怖者都不是原來的想象中所有，恐怖變

成沒有恐怖。

二十日以後，我們開始沒有飯吃了。火仗雖然照舊在每晚十點鐘左右送飯，但已無飯可送。我們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。弟兄們在吃田里的黃菲子和葵瓜子。

老百姓都走光了。他們是預備回來的，把糧食和貴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。爲了要消滅不利於戰鬥的陣地前面的死角，我們拆了不少的房子。有一次我們在地里掘出了三個火腿。

吃飯，這時候幾乎成爲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件事。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，小便少到只有兩滴，顏色和醬油無二樣。我不會覺得肚餓，我只反問自己到底成不成爲一個戰鬥員，當不當得起一個連長，能不能達成戰鬥的任務？*

任務占據了我的生命全部，我不懂怎樣是勇敢，怎樣是懦怯，我只記得任務，除了任務，一切都與我無關。

我們的工事還沒有完成，我們的隊伍已經開始有了傷亡。傳令兵告訴我；

——連長，又有一個弟兄死了。

我本已知道死亡毫無足怕，但傳令兵的這一類的報告却很有擾亂軍心的作用，我屢次告誡那傳令兵：

——不要多說。爲了戰鬥，等一等我們大家都要和他一樣。

兩個班長都死了。剩下來的一個班長又在左臂上受了傷。

我下條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長，帶這條子去的傳令兵剛剛回來，就有第二個傳令兵隨着他的背後走到我的面前說：

——代理班長也打死了。

三天之後，我們全連長約八百米遠的陣地大體已算完成，但還淺，太缺少交通壕，又不够寬，只有七十生的左右，兩個人來往，當挨身的時候必須一個跳出壕。

這已經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。

雨繼續在下着，還未完的壕溝裝滿了水，兵士們疲勞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，鏟子和鐵鍬都變得鈍而無力。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構築起來的，橫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絆落了兵士們手中的鏟子。中夜十二點左右，我在全綫的壕溝里作一回總檢閱，發現所有排長和兵士部在壕溝睡着了。

我一點也不慌亂，我決定給他們熟睡三十分鐘的時間。

三十分鐘過後，我一個一個的搖醒他們，攙起他們，他們一個個都變

成了死的泥人，我能够把他們搖醒，攙起的只有一半。

二十四日正午，我們的第一線宣告全滅，砲火繼着淹沒了第二線——我們是第三線，眼看着六百米突外的第二線（現在正是第一線）在敵人猛烈砲火下崩陷下來。失去了戰鬥力的散兵在我們陣地的前後左右結集着。敵人的砲兵的射擊是驚人的準確，砲彈像一羣附有性靈的、活動的魔鬼，緊緊地，毫不放鬆地在我們的潰兵的背後尾隨着，追逐着。丟開了武器，帶着滿身鮮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瘋狂的狼似的在濃黑火烟中流竄着。敵人的砲火是威猛的，當牠造成了陣地的恐怖，迫使我們第一線的軍士不能可悲地、狼狽地潰敗下來，而構成我們從未見過的非常驚人的畫面的時候，就顯得尤其威猛。牠不但擾亂我們的軍心，簡直要把我們的軍心完全攙奪。我想，不必等敵人的砲火來殲滅我們，單是這驚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

們的戰鬥力。

恐怖就在這時候到臨了我的身上，這之後，我再也見不到恐怖。我命令弟兄們把所有結集在我們陣地上的潰兵全都趕走，把我們的陣地弄得整肅，乾淨，以等待戰鬥的到臨。

大約過了三個鐘頭的樣子，我們的陣地已經從這紛亂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。我們陣地前後左右的潰兵都撤退完了，而正式的戰鬥竟使我的靈魂由惶急漸趨安靜。

我計算着這難以挨的時間，我預想着當猛烈的砲火停止之後，敵人的步兵將依據怎樣的姿態出現。

砲火終於停止了。

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的頭上作着低飛。不時的把機身傾側，懸縱

成性的飛行士也不用望遠鏡，他在機上探出頭來，對於我們的射擊毫不介意。

飛機偵察過之後，我們發見先前放棄了的第二線的陣地地上出現了五個敵人的斥候兵。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麥田上，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立即發出了顫動的叫鳴。

由第三排負責的營的前進陣地突然發出違反命令的舉動，——對於敵人的斥候，如果不能一舉手把他們活捉或消滅，就必須切誠自己的暴露，要把自己掩藏得無影無踪，我會經吩咐第三排要特別注意這一點，但他們竟完全忽略了，第三排的排長的反乎理性的瘋狂行動使我除了氣得暴跳之外，簡直無計可施。這個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，但他的勇敢對於我們戰鬥的任務毫無裨補，他在敵人的監視之下把重機關槍的陣地一再移動，自

己的機關槍沒有發射過半顆子彈，就叫他率領下的十個戰鬥兵一個個的倒仆下去。第一排的排長想率領他的一排躍出壕溝，給第三排以援助，但我嚴厲地制止了。我寧願讓第三排排長所率領的十個人全數犧牲，却不能使我們全連的陣地在敵人的監視之下，完全暴露。但我的計算完全地被否定了，在我們右邊的友軍，他們非份地完全躍出了戰鬥的軌道，他們毫不注意地去接受詭譎如蛇的敵人的諷探，他們犯了比我們的第三排更嚴重的錯誤。爲了要對付五個敵人的斥候兵，他們動員了全連的火力，把自己全連的陣地完全暴露了。

敵人的猛烈的砲攻又開始了。

敵人的準確的砲彈和我們中國軍的陣地開了一非常利害的玩笑。砲彈的落着點所構成的曲線和我們的散兵溝所構成的曲線完全一致。密集的砲火

使陣地的顫動改變了方式，牠再不像彈簧一樣的顫動了，牠完全變成了溶液，像淵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洶湧的波濤。

我們的團長給了我一個電話機。他直接用電話對我發問：

——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？

——支持得住的，團長。我答。

——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，這是你立功成名的時候，你必須深明大義，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！

我彷彿覺得，我的團長是在和我的靈魂說話，他的話（依據我們中國人和鬼的通訊法）應該寫在紙上，禁化，——而我對於他的話也是從靈魂上去發生感動，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。我不明白那幾句僵尸一樣的死的辭句爲什麼會這樣的感動我。

——團長，你放心吧！我自從穿起了軍服，就決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徑。我是一個軍人，我已經以身許給戰鬥。

於是我報告他第三排的排長如何違反命令的情形，他叫我立即把他槍斃。但第三排的排長已經受傷回來了，我請求團長饒恕了他。那年的四川人掛着兩臉的鮮血躺在我的近邊，團長和我在電話中談話他完全聽見的，他以為我就要槍斃他，像一隻瘋狂的野獸似的逃走了，我以後再也沒有碰見他。

夜是人類天然的休息時間，到了夜里，敵我兩方的槍炮聲都自然地停止了。弟兄們除了一半在陣地外放哨之外，其餘的都在壕溝里熟睡起來。我的身體原來比別人好，我能夠繼續支持五天五夜的時間，在清醒中，我圍着一張軍毯，獨自個在陣地上來往，看着別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，

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，我這時候才對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，我很可以做這些戰士們的朋友。

我的鼻管塞滿着炮煙，混身爛泥，鞋子丟了，不曉得膠住在那處的泥醬里，只好把襪子當鞋。我的袋子還有小許的炒米，但我的嘴饞得像一個屎缸。這張嘴老早就失却了吃東西的本能，而我也不曉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里送一點食品。

第二天拂曉，我們的第二排，由何博排長率領向敵人的陣地出擊。微雨停止了。曉色朦朧中我看見二十四個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戰壕。約莫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，前面發出了激烈的機關槍聲，敵人的和我們的都可以清楚地判別出來。這槍聲一連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，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應，一個傳令兵報告我排長已經被俘虜了。我覺得有些愕然，只

得叫他們全退回來。

原來何博太勇敢了，到了半路，他吩咐弟兄們暫在後頭等着，自己一個人衝進到相距兩百米突的地方去作試探，恰巧這時候有一小隊的敵人從右角斜向左角的友軍的陣地實行暗襲，給第二排的弟兄碰見了，立即開起火來。但排長却還是留在敵人的陣地的背面。天亮了，排長何博不願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，在我們的陣地前面獨戰了一天，直到晚上我們全線退却的時候方才回來。他已經傷了左手的手掌，我和他重見的地點是在南昌陸象山路六眼井的一個臨時醫院里。因為我也是在這天受了傷的。

這天的戰況是這樣的：

從上午八點起，敵人對我們開始了正面的總攻。這次總攻的砲火的猛烈是空前的，我們伏在壕溝里，咬緊着牙關，忍熬這不能抵禦的砲火的重

壓。對於自己的生命，起初是用一個月，一個禮拜來計算，慢慢的用一天，用一個鐘頭，用一秒，現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時間。

「與陣地共存亡。」我很冷靜，我刻刻的防備着，恐怕會上這句話的當。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錯誤，中國軍的將官最喜歡說這句話，我本來很了解這句話的神聖的意義，但我還是恐怕自己會受這句話的愚弄，人的「存」和「亡」，在這里都不成問題，而對於陣地的據守，却是超越了人的「存」和「亡」的又一回事。

我這時候的心境是悲苦的，我哀切地盼望在敵人的無敵的砲火之下，我們的弟兄還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數，我自己，第七連的靈魂，必須還是活的，我必須親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鮮麗的畫景；我們中華民國的勇士，如何從毀壞不堪的壕溝里躍出，如何在陣地的前面去迎接敵人的鮮麗的

畫景。

但敵人的猛烈的砲火已擊潰了右側方的友軍的陣地。

我們出擊了，我們，零丁地剩下了的能夠動員的二十五個，像發瘋了似的暈眩地，憐憫地在砲火的濃黑的煙幕中尋覓着，我清楚地瞧見，隔着一條小河，和我們相距約二十米突的地方，有一大隊的敵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們右側被沖破了的缺口湧進，他們有一大半是北方人，大叫着一殺呀——殺呀！——用了非常笨重、愚蠢的聲音，挺着刺刀，彎着兩股。

我立刻一個人衝到我們本陣地的右端，這里有一架重機關槍，叫這重機關槍立即快放。

這重機關槍吝嗇地響了五發左右就不再繼續。

——壞了。

那射擊手簡單地說着，隨即拿起了一枝步槍，對着那密集的目標作個別的瞄準射擊。

右側方的陣地是無望了，我決定把我們的陣地當作一個據點扼守下去，因此我在萬分的危殆中開始整頓我們的殘破的陣容。而我們左側方的友軍，却誤會我們的陣地已經被敵人佔領，用密集的火力對我們的背後射擊。爲了要聯絡左側方的友軍，我自己不能不從陣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動。

這時候，我們的營長從地洞里爬出來了。他只是從電話聽取我的報告，還不曾看到這陣地成了個什麼樣子，他的黧黑的面孔顯得非常愁苦。他好像從睡夢里初醒似的爬出來了，對我用力地揮手。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肺，他咳了兩聲就倒下了。

敵人的砲口已經對我們直接瞄準了，從砲口沖出的火燄可以清楚地瞧

見着。

我開始在破爛不堪的陣地上向左躍進，第二次剛剛抬起頭來，一顆砲彈就落在我的身邊。我只聽見頭上的鋼帽噠的響了一聲，接着暈沈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。

我是決定在重傷的時候自殺的。但後來竟沒有自殺，我叫兩個弟兄把我拖走，他們拖了好久，還不會使我移動一步，這時候我突然發覺自己還有一付健全的腿，自己還可以走的。我傷在左頸，左手和左眼皮，鮮紅的血把半邊軍服淋得透濕。

當我離開那險惡的陣地的時候，我猛然記起了兩件事。

第一，我曾經叫我的勤務兵在陣地上拾槍，我看他已經拾了一大堆了，他退下來沒有呢？那一大堆的槍呢？

第二，我的黑皮圖囊，我在壕溝里曾經用牠來墊坐，後來丟在壕溝里。記得特務長問我：

——連長，這皮袋要不要呢？

我看他似乎有「如果不要，我就拿走」的意思，覺得那圖囊可愛起來，重新把牠背在身上。

不錯，現在這圖囊還在我的身邊。（東平）

排長胡玉政

排長胡玉政揹着他的槍，帶好了手榴彈，領着他的一排弟兄，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担任守備職務。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。天上沒有月亮，四野也沒有人聲，黑越越地，他們就摸索着走。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，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，但是他們沒有覺得，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。

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，地勢很高，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，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，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，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，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，而且風景也很美麗。好像水滸傳上說的「寨子」一樣

，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，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，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，使得在這裏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。

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，天也快要亮了，他們也沒有吃飯，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，就是幾天不吃，也滿不在乎。

寺內空空地，沒有人，也沒有東西，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，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，哨兵統統都佈置好，然後才把稻草鋪在地上，把槍彈當作枕頭，隨便地躺着休息，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。

二

天已經亮了，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，原野顯得格外幽靜。忽然槍聲響了，劈劈劈，劈劈劈地響了，紅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。有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，他們在搜索，他們在找

要點。他們的眼睛，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。

「對準開槍！我未說放，就不要打！」

大家都握着槍，散開了，靜靜地等着，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，越來越近，連長說了一聲：「放射！」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，接連就是啾啾的聲音。

「退了，退了！」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。

「哈哈！東洋兵真經不得打。」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，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的東洋兵。胡排長也帶譏笑的口氣，他說：「皇軍就是這樣，哈哈！」

「不要這樣，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。」連長這樣說：「現在休息一下，急速準備。」

「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？一點胆子也沒有！」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：「咱們吼一聲，他也要跑退八里路。」說着，他嘩地一聲，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，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。

三

真的，二十九日的清早，天還沒有十分明亮，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。連長指揮弟兄們拚命地抵禦，但是來勢太兇，遍田遍野只看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，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，急忙回頭一看，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，而且直挺挺橫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，他想：「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？」這一下他着急了，然而有哈辦法呢？他只得不惜子彈，密密地射擊。

東洋兵逼得更近了，連長也帶了傷，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。

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，這一個戰爭的重地，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？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，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。他想，「去了一個人，就少了一桿硬火，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。」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助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，胡排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。

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，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，他想：「這一下完了，再加一排重機關槍，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！」但是他的心一橫，拼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。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，這時打不響了。他再回頭一看，能打仗的弟兄，只有四個人。「好吧！」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：「上好刺刀！」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。「噫！怎麼樣？東洋人沒有衝來？」胡排長很奇怪，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？他睜大眼睛一看，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，很多東洋兵帶

着傷倒下去了。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。他仔細一聽，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，他臉上緊板的神經，一下鬆弛下來，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。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：「啊！原來是援兵到了。」

四

趙營副帶了兩連人，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。一陣機關槍的掃射，就把「皇軍」的隊伍打退回去，保衛了危存亡的東林寺。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，歡喜得流出了眼淚。趁黃昏的時候，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旁邊挖了一個大培，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。兩連官兵，都默默地站在培前向他致最誠意的敬禮。有的在為烈士們祝福，有的在為他們宣誓，他們說：「弟兄們：你們安心去吧！這個最大的仇恨，我

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，我們的祖國——中華民國——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。弟兄們！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，這個大仇，我們是要報復的！只要我們有一支槍，一粒彈，一個人，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拼到底！」在衆人宣誓的時候，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，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，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，才三天的辰光，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，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，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，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。他的心裏，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，一面又在感謝他新的朋友。他痛心地，愛惜地要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，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。月亮躲避着，已經很久不出來，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，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，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。他最大的心願，是要趕盡東洋兵。

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，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「皇軍」也是不行的啊。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，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，對着東林寺轟擊，他想：「估不到，我就轟滅它！」砲聲像打大雷一樣，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，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起過來。

我們的輕機槍，射得太多，忽然打不響了，東洋兵却兇猛地衝到了牆下。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。他好像看慣了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「弟兄們，上去，請他們吃手榴彈！」

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，手榴彈猛烈地爆炸，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，自己拿起手榴彈連連向東洋兵拋擲，一連打了十幾個，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，一動也動不得。將要衝過來的，反身就逃，遠

處的稻田裏，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。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，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，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，天天他們都想衝殺過來，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！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。

六

十月二號的早晨，天剛剛亮了，靜靜的蔚藍天空，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。空氣新鮮極了，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，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。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。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，他們却正要這個時候來殘殺。

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；開花彈一碰到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，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，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，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。

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，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腳病的一樣，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。

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，成羣地踏着稻子擁擠過來。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，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。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，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。

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，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，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，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來。

廟宇四面，廟宇外面，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，我們的戰士的屍骸，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。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。

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，衝進廟宇來毫無入

性地就踏在屍骸上走，殺人的凶焰，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。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槽，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。可是槍機失了效能，連扳不響。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，像閃電一樣，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把鐵鍬，那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鍬。再也沒有那樣快，再也沒有那樣乾脆，驀地一聲，就把那位「皇軍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！

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，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。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，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，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，是爭活命，是報大仇，是保守祖國的土地，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！

胡排長，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，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，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，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，然後回頭來在幾位「皇軍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，中尉的身上，不但有軍用地圖，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，而且還有一件特別的東西——一張護身符咒，上畫一尊神像——上面寫着：「保平安。」

「皇軍」，不但有飛機大炮，而且還有神。只可惜那些神，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！我們的胡排長，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炮，身上也沒有帶着神，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，服從長官的決心，他帶着傷口上的血，殺死了敵人！他忍着痛心的淚，守着了陣地，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！

（胡蘭畦）

八百個

一

劉行、大場公路，像一條巨蟒褪下來的長長的蛇皮；不是因為天氣炎熱才路一方塊一方塊的龜裂，而是因了無數的炸彈砲火把它炸成這個醜惡難看的樣子，十月二十五日晚，敵軍的主力部隊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之下，向大場以西的塔河橋宅進犯，一夜激戰之後，大場南翔公路為敵軍突破了一公里。十月二十六日晚，國軍反攻，壯烈的犧牲，為的是尺寸國土；男兒的頭顱，男兒的血，盡是為了尺寸國土，而拋却而流的，幾小時激戰後，國軍收復了原有防線。十月廿七日晨，黎明的紫色光芒中，敵軍又大舉

來犯，沿了醜惡的蛇皮，敵方的坦克車，嗒嗒嗒的前進，一聲雷響，一聲霹靂，塹壕白砲彈連續飛來，同時，在第二量的空間，飛機以立體的優勢，盤旋在我們的國軍的上空，一小隊剛飛過，另一小隊又臨空而來，射擊，投彈了，三四十輛坦克車，這些笨東西，有一半已車身打進了路旁的淤溼的棉田裏爬不動了。現在機關槍步槍聲，代替了時間的節奏，大地顯然在砲火中震動了。蜜蜂似的嗡嗡的聲音來了，卜卜卜卜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，在大場之東，左側，敵軍也湧湧而來，「殺啊！」這是我們的武器，我們的戰略，我們的悲壯的呼聲。人的聲音，雜在機械化的各種爆炸的聲音中，這全不像紅氈毯上的歌劇女伶，在盛大的管弦樂隊給她伴奏時，她那歌喉的一喊。「殺啊，」一次兩次，再一次，兩次，衝鋒，進擊，肉搏掃射——這正是鬼子軍人所感到的，像「煎豆」一樣的聲音，國軍沉

着地，有時是勇敢地抵抗着。「煎豆」似的聲音射擊，砲火正是煎豆時用的釜力，在紫色的黎明中，隱約可見衝鋒的人，足一軟，腰向後一彎，於是狂吼一聲「殺鬼子啊」，他就擲了槍撲到地上，無數的人影子從他身上踏過去，也有人倒下來，倒在他身上。血肉要造成新的長城，血肉要保衛祖國一尺一寸的土地，猛烈的戰鬥繼續着，於是在這光榮的一天，又是不幸的一天的晨間，大場以西的屍地上，敵軍突破了我軍的防線，大場危急了。在這一帶平原地上，有無數小河蜿蜒的平原地上，因為沒有軍事要點可守，給敵軍的砲火佔了軍事上的優勢。鐘叩着九時，朱耀華師長和其餘的軍事長官接到決定了暫時退出大場的密令。同時密令還說，閩北一帶的駐軍同樣退出，而廬行一帶的駐軍則向江灣之北撤退。另一個秘密的命令，是十點三十分，閩北駐軍退出時，八十八師一部份將士，由團附謝晉元

，營長楊瑞符率領，據各軍事上要點，嚴密防守，堵截敵人，這樣，在關北一帶戰區裏，一方面國軍在退守新防綫，一方面，猛烈的砲火，手榴彈，槍刺子依然敵人飛舞，經謝團附，楊營長的機巧的同時又猛烈的守衛，那敵軍還是死亡，還是不名譽地爲侵略而死亡，絲毫不知道江灣至關北國軍防綫，立刻將有變動，從無數桿輕重機關槍的嘴裏，子彈吐出來。從沙包，或別的掩蔽物裏，我們的將士的嘴角帶了堅定的冷笑，來一個敵人，死一個敵人，來一羣敵人，死一羣敵人。鬼子不中用，不中打。我們的將士的心裏，漸漸的，從烟與火似的模糊的感覺中，凝成了一個輪廓鮮明的，強烈的概念，「老張」，一邊射擊，一邊這個意志堅決的聲音說話了，「老張，我們的弟兄退得差不多了吧。老張，我同意你們，我們不想退，我就不喜歡退；我們不是殺鬼子殺得正順手，正痛快，不對，剛剛痛快！」

機關槍又是一連串。「老張，你——怎末！你怎末啦？好傢伙，你比我先走一步。可恨是你比我少殺了幾個鬼子，老張，我要決定不退了，我陪伴你，我們這一營多的人都不會退，我們好好的幹他們一下子，對不起，你等一等我，又來了一批鬼子。」在密集的射擊聲中，有一千左右的善戰的壯士逐漸的，逐漸的從模糊以至於明確，決定了固守最後陣地，決定了絕對不撤退，死而後已。當謝團附、楊營長在砲火間視察弟兄們的時候，弟兄們告訴他們，這近千的數目，不屬於這次撤退的軍隊，這近千數目的弟兄，屬於這幾天來戰死的一羣英雄。「我們不要活，我們要死，我們寧願死，要讓我們的軍隊，依然有一大隊固守閘北。」團附和營長到處聽到的，是這堅決的口吻，他們知道弟兄們幾小時來，受了重大刺激，已真真正正了民族解放的重大責任。一個新的思想在團長的腦中一閃，他用了鋼鐵一

樣的聲音，告訴營長。「那一帶」，他說：「不是有着一些鋼骨水泥的大建築物嗎？我們退到這裏而去。糧食，也可以算是夠用了，軍火，不成問題。」營長接上去，人，個個是英雄。

二

夜來了。

當黃昏侵入的時候，同胞們，我們不是看見屋宇，樹林，電線桿，工廠的煙囪，一一的沒入了暗黑了嗎？是的，在秋天的晚上我們看見夕霞，看見倦鳥，看見倦鳥從夕霞中飛來，隱入寒林，看見黑夜來臨，於是遼遠的地平線上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可是，國軍從大場廟行闖北撤後的這天晚上，夜雖來了，彷彿却沒有夜色一樣，在遼遠的地平線上，沒有黑暗，沒有寂靜，沒有夜，只有火，那兒——滿是火焰，那兒——是燦爛的大火

，已經燒了一天，而現在還熊熊的，在吞沒大建築物，嚥下房屋和街道，大火的紅光直冲上雲霄，橫幅展開幾里路程，是的，火光燭天，我們找不到別的好形容了，一番紅，一番紅，濃煙冒起來幾十丈高，於是我們看見，映在這紅光的幕上的是屋宇的黑影，受難的電線桿和工廠煙囪，樹木的黑影，從前這一帶是和平的市集，和平的商業區，住宅區，現在，敵人使牠在可怕的火焰中失去了和平，寂寞，平安。

我們瞭望過去，那是一個火的海，火的海。在火的大海上，風定時，火的波浪，鄰鄰似一幅平面精緻的精大綿織，但當風起來了時：火的浪濤也就起來了。火的浪濤，洶湧；火的大海，奔流。

烈燄籠罩，四圍都是敵軍，而中間，在蘇州河新拉坡橋北的幾座銀行堆棧的大廈中，國軍有一營以上的兵士，雄踞着，謝園附，楊營長和以下

的八百多個弟兄，他們本是國軍撤退時，奉令扼守要點的，大軍安然撤退後，他們却不願退，不願退，只願死，抱定犧牲的決心，他們依然固守了關北。

在大廈的頂上，他們北望望見大火的海，自己是火海的邊上的一座孤島，自己是這火島上的八百人的孤軍。他們南望望見那邊的靜靜的黑夜，有千萬顆星星樣的燈火，在這黑夜中灼灼的發光。可是，他們沒有時候欣賞美麗的夜景，因為，「碰」，槍聲又響了。

泥城橋橋旁，有西洋兵駐守着。這座橋現在是一個奇怪的區域的中心點。橋南有繁華的街道，有電影院，百貨商場，也有難民收容所，甚至還有跳舞場。橋北，有兩座大廈，一是大陸銀行的堆棧，一是四行儲蓄會的堆棧，裏面是八百多個中國士兵，再北約二三十米遠又有一座大廈，是上

海銀行的堆棧，現在給侵略者的日本軍所佔領了，現在這橋塊，是非常奇怪了。牠是在不同命運方式的中央，一堵更奇怪的鐵門又在橋中央關住，只有上海有這樣的事。

「What heroism, what brilliantry！」從鐵門的邊上，四五個英國駐軍走回了橋南，有一個這樣驚叫。他們在半小時前就見中國兵出入這一帶，後來，日本兵也來了。這使他們非常的驚異，並且本能的感到不安。立刻他們發現，在上海銀行堆棧上發現了日本兵，不久，他們又見到四行的堆棧裏，中國兵把沙包和別的防禦工程一一設置了。他們懂得這是什麼回事了。立刻他們激發出無限的同情心來，他們過了橋想去勸說這一羣受了包圍的華軍，從租界上撤回。可是他們聽了客氣的，感謝的，可是堅決的拒絕。說到叫他們把槍繳下，通過租界，中國不聽完話就笑笑，搖搖頭。

五分鐘後，還有一羣英國駐軍決定了再進去勸說。

他們在堆棧的底下的一層，一間小屋裏見到楊瑞符營長。

「我們很感動，不過我們務必勸你們離開這裏。」

死也只會讓我們靈魂離開，不能讓我們的屍體離開，啊，不，我們的靈魂是死了也不離這裏的，相信我的話，這不是我隨便亂說的。不相信，這可以立刻由事實來證明。」

「可是我們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你們死。」

「我們也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國土損失。」

「不要把我們的話來答復我們。回橋南，這不是什麼不光榮。這不算戰敗。這不過是一個不幸。」

「哈」，營長笑了一聲，「別怪我又用你們的話來答復你們。不回橋

南，並不爲了光榮，不回橋南，也不爲要打勝仗。我們死在這裏，也說不上不幸。不過，我們真感激你們，我們在死以前，有機會接受你們的好意，受到你們的友誼的勸告，我們用什麼話來感激你。」

於是他伸出手來，一一和英兵握手。最後的一個英兵拒絕了，他說：「我現在不能跟你們握過手就回橋南，讓我們握着手一回回橋南。」

營長撲過去握住他的手，說，「別使我們難過，我感謝你們，你們過橋去吧，我更感謝。」他的聲音因了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情感而抖動了。

第三次，英國駐兵在四行堆棧的塔沿，看到正在指揮着什麼的謝團附，謝團附是另一副風格。他的話極嚴重，比較起楊營長的富於情緒的心來，他的心是鐵製的。沒有說了幾句，謝團附就下了結論：

「沒有什麼話可說。我很忙，不能陪你們說話，對不起，鬼子已架好

了槍，不能送你們一段路了。」

夕陽西下的時候，英兵又攜帶了他們的同情，他們的慰勞品，過了橋，溝橋的時候，日本兵警告似的射擊了一排槍，可是他們安然到了華軍的守地。

「能不能讓我們來歡迎你們退回橋南去，營長？」

「你們來一次，我們心事難過一次——這些是送給我們的嗎？啊，可惜我們不能受下。真的，我們慚愧於你們的幫助，我們僅僅爲祖國盡應盡的一些責任。」

營長沒有說完，一個含笑看着他們的青年士兵用英文又進來了：「Yo people fuss around us like grandmas arranges a wedding, chu—」

幾個英國兵善笑了，後來有一個說，「我是人，你也是人，我們都是

人，請你們此刻接受我們的好意，避免這樣無謂的犧牲；戰爭有整個的計劃，你們的血應該流得更智慧一些；與其你們留守，不如你們從新防線反攻。」

「不必如此，這邊我們可以支持七天，到那時候，我們的伙伴一定反攻回來了。」

「可是敵人在你們的伙伴反攻回來之前，一陣子 Storm 就覆滅了你們呢？現在你們的敵人的實力十倍你們，百倍你們……」

那個青年士兵說了「你們是知道波斯王攻希臘，三百斯巴達戰士殉難的故事的。波斯使者說導克塞斯的大軍的箭可以掩蔽日光，斯巴達王達尼達斯說得更好，日光陰下來，打仗也風涼，我們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更多。歷史使這種行為成爲中國民族的民族心理了。敵人十倍，百倍，算什

麼？」

青年士兵敘說了古代的壯烈故事後，就愉快地笑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一個沒有穿武裝的苦力樣的人扛着沙包走過，營長看見這苦力，叫住了他，說「你還在這裏嗎？」

苦力回答說：「自然在這裏。」

營長告訴那幾個英國駐軍說，這個苦力，幾十天來在戰區裏替他們打雜，這次他好像也不願走的樣子。於是他又向苦力說：「我想你現在跟他們到橋南去吧，這裏沒有別的事，用得着你了。」

「這話算什麼意思？」苦力也不走，「這裏正有很多事用得着我做。」

若力也不走，雖然衆口一辭，都是勸他離開的話，英國駐軍，最後，只有嘆息的開了兩輛空車子過了橋。就在這時候，第一聲槍聲響了。

四

第一聲槍聲響了。這已打碎了四行堆棧的一面玻璃窗。而從這破玻璃裏，也被擊出輕快的一槍來。同時，機關槍便從四行堆棧向日本兵那裏射擊過去。在這一長串子彈底下，正向四行堆棧的階沿衝鋒的日本士兵一個個倒下來，秋夜的風把落葉括倒屍體的四周；可是落葉對於這幾個侵略者屍體，也投以憎惡的一眼，而飛到另外的一方，飛到那火的大海上自刎了。

五

：洋駐軍第五次走進四行堆棧時，他們是決意要完成他們的「做一個人的責任的。他們中有幾個曾經參加過歐洲大戰，可是這樣對於天動地地的舉跡，他們還沒有見過。他們的心上都覺得，如果這一營孤軍不能勝說

過來，如果他們不能勸說得他們撤退，那他們的心是永遠要受傷一樣痛苦的了。可是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什麼呢？

「我們的行為簡單說起來，是討賬的行為。」

「對啊，國土，生命，這一切都是代價的，關北有關北的代價；死在關北之守的伙伴也有他們的代價，日本鬼子不付代價，我們這些要賬的人，平日國家養我們是幹麼的？」

謝團附聽見外國兵又來了，從六樓下來。

「我知道你們還會來，很感謝你們的好意。」

「團附，全世界都懂得正義，但也都懂得人道。你們別傷了人類的心，更不應該傷你們的同胞的心，全世界都知道貴國的長期抗戰，爲了最後的勝利，你們不應該把過於秦山的身體，這樣輕輕一擲。團附，你下一個

命令，說一兩個字。保全了這幾百個士兵的實力吧。我懂得貴國的地位，我們希望我們的話，團附能接受。」

「各位的熱情，我真感謝」，團附說了，「可是我想你們還是現在回防吧。只有你們剛才見到的苦力，我想他並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，已命令他跟你們回去。只有他一個人跟你們去。你們的話很對，可是我們的行為更對。日本如果在這種情形下，也許會向你們低頭，把槍械送上，要想留一命的，可是我們誰也不想這樣做。」

當西洋駐兵帶了那苦力回橋後之後，團附嚴厲地說：

「我們是孤軍，我們是一意孤行的。」

他沒有向了誰說這句話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末冷靜地說了一句，於是他走開，走上屋頂。

這着大火，他挺胸站立。這是一座銅鐵的塑像，每一分一寸都是力的表現。他深深呼吸了一下冷空氣，抬頭見到營長。他們肯定地有把握地向西邊的上海銀行堆棧上的日本兵，輕藐地一望。

六

「你聽到了閩北的六百個兵嗎？」

「不是六百，是八百，外國報說一百五十左右。他們不肯出來。」

「我難過極了。你得想法子。」

「我，我有什麼法子，可是真的，大家都在想法子。你一個女孩子還末急，你哭什麼，我聽到這消息，我也心裏——你別哭。」

「我怎末不哭。他們爲國家，我哭雖然沒有道理，可是我忍不住不哭。你給他們想法子。」

「自然。」於是那沒有哭的，也哭了。

哭聲傳來傳去。

關北的火燃得旺極了。在一個小房子裏，這時另外有一個兵躲着。他也是不願撤退的一個兵，不過他不屬於八十八師。當他的一營兵在撤退的時候，他裝着小解，就溜在一座小房子裏。於是他像猴兒一樣的靈活的，蜷伏在二樓的一間屋子的角隅。走過一個兩個日本兵，他對準確地瞄準他們，放一槍兩槍。他很小心，大羣日本兵走過，他就放下槍，專揀單身的。三個以上也不放鎗，他有把握一次打死兩個鬼子。一晚上，他的子彈沒有虛發的。他靈活的從一個屋子換到另一頂屋子。這一個人的孤軍，向日本兵索取了很多代價，可是他的最後誰也不知道，大約是葬身火窟了吧。但是這樣的插曲似的零碎孤軍，不勝記載的多。這是說：在關北一帶還到

處有那樣的孤軍，在向日本兵索取代價。

「開北一帶，像我們一樣的兄弟很多吧，」營長手指了大火向團附說。

「別說這些話，我們談這裏的防禦。我想這房子跟蘇州河南的租界只是一水之隔，離那面日本兵才二三十步，離煤氣公司大煤氣爐又是很近。日本飛機如果低飛，我們可以打，飛高了，他也不敢亂投炸彈。」

「我也想到這一點。團長，他們還沒有法子可以克服我們的。炮打，這屋子堅固不怕。燃燒彈，我們有救火的東西。房子基礎打得深，不怕他們掘地道。毒瓦斯，弟兄們有面具。食糧，總有辦法給我們運過來。我們正好顯些顏色給鬼子看看。」

底下機關鎗聲又大了。

「命令弟兄們把頂上三層，疊好沙包，讓飛機炸彈來吧！」

七

彷彿置身於銅牆鐵壁之間，一個個都是鋼鐵黃銅經過了百鍊鑄成的塑像。他們舉止緩慢，但是都很沉着。撲到窗子上要用瞄準的時候，緩慢沉着之中却都有着一個最大的迅疾。他們連眉毛也不肯動一動，可是有深思的眼睛。他們沒有溫柔的感情，却血都沸了。他們像遲鈍得連懷鄉病，那個美麗的懷鄉病都沒有似的，可是他們的愛國精神令人肅然生敬。只有一個例外，一個人忽然說起笑話來了。

「你給你老婆的遺囑上少寫些肉麻吧，老王，我他媽的，就是我，這一餐裏我頂笨，不識字，筆桿兒比槍桿兒還重。老王，你寫完了給你老婆的信，給我老婆也寫一封。要寫得美。」

老王望了望他，唔的一聲。

「他媽的，」他忽然叫起來，「殺鬼子，」噠噠的把槍上了些子彈，就走到窗子上。

「碰」，一方玻璃碎了。日本兵是，在玻璃上見到一個影子，就要打一槍的。他差一點給打中，氣得舉槍就望窗外向外射了三下。一個排長跳過來拉住他，說他不應該浪費子彈。說他不應該毛性子隨便的冒險。

「可是，死了一個鬼子呢」。他得意的叫。

「三粒子彈應該打死三個鬼子，聽見沒有？」排長覺得他太鬧事了。

「是。」

有一個青年士兵正在讀他自己寫的信：「現在我們就在這裏留守了；死是一定要死的，不過我要一個機會，死我一個時，換日本兵廿幾條命。妻；別再想我回來，也別想我一個全屍，孩子還小，這是我的懸念。不過

我你都受過高等教育，我幸而不必擔憂你以後的生活，是我剪斷我自己的生命的線，你收起你的淚珠。永別了。」

有一個士兵也在讀他自己剛寫完的信：「人生於世，不免一死。死得光榮，才是英雄本色。今日東洋飛機來了多時，弟弟，我不免一死，你善孝父母」，他覺得這是他畢生最難寫的一篇文章，「兄甚感激，死為國家……」他想修改幾個字可，是又不知道怎樣修改，「另附遺囑……」

當他們聚攏了這些信，用繩子紮了好幾大紮，那時，天色又快變昏黃了。一個英國駐兵在橋南正躑躅不已，他們向他招手，他過來。於是把信從窗子裏投了出去。英國駐兵去拾取了。他看到這是幾百封信。虞洽卿路上：車輛飛駛，步行者行經而佇立着的人是多極了。啊喲，把遺囑都送出來了，一個敏感的人叫喊。這話像水波上的圈兒，一圈一圈的漲大。死得

真勇敢。死得光榮。有人捐他們東西吃沒有，童子軍？什麼、遺囑都送出來了。不行，總該救出他們來。有人把國旗送進去了呢，童子軍說的。國旗，青天白日滿地紅。正在黃昏中間，一個女童子軍向那邊走了去，不知道是什麼偉大的力量，在把她引導，她欣然把國旗放在她胸上，機警地走了進去。不久，在四行堆棧上面，國旗飄揚了。一個女性完成的使命。

「團附，這面國旗可不是小了一些。」

「嘿，你出去告訴市商會裏，把上海最大的一面國旗去拿來，我一定把她高高的昇在天空。」

「一定的，可是，團附，民衆真關懷你們，民衆都爲你們流淚，你們爲什麼不肯退去？」

「不退出就是爲了幹他們。」他的手指着敵人那兒。

那個女童子軍回來時，她差一些給日本兵發現，不過時候已經是晚上，黑夜在保護她。

八

晚上一到，猛烈的攻佔又開始了。

四行堆棧的外面，有一個靠河岸的小房子，也是水泥做的，很堅固。華軍有一排人，在裏面隱躲着。

攻擊開始時，上行堆棧的階沿上彎下身子的出來了十幾個日本兵。可憐的東西，螞蟻樣的，幾十發機關槍一掃射就會完結的。可憐？誰可憐他們，又十幾個來了。他們快步跑到預先排好的沙袋那兒。華軍的一排人不做聲，只動作遲笨地瞄準好。又十幾個日本兵隱隱約約出來了，正在這時候，他們的衝鋒命令下來，四五十人分了三班，向四行堆棧飛快的前進。

這裡的排長也同時發了射的命令。五架機關同時響了。衝鋒的人沒有跑上三四步路，一個個倒下地。四行堆棧裏面的兵，連目標也來不及找到，全數死了。四五十條性命，只十幾秒鐘。這叫做索取代價了。於是典型的日本作風，奢華的跳出來了幾條狗，吃日本勞苦大眾的脂肪和血汗養得這樣豐滿的狗，狂奔到日本兵的屍體旁，銜住他的衣角便回去。可是來時狂奔得飛快，回去時它們也不能快了。典型的日本作風，宜於一個漫畫家的題材。那些矮腳的東西。

槍聲響了三下，三條警犬死了。再餘的警犬沒命的逃。

不久後，猛烈的機關槍，手榴彈，向了小屋進攻。小屋顯然要支持不住了。彈雨還不怕什麼，再來幾個手榴彈就糟了。排長下令，臥倒，暫不回擊，準備退回大廈。

一個士兵說完了，「排長，早是一個死，晚這一個死，一樣，我們既然來到是要死守，是要找死。那末，我們乘他們一個不防，衝進他們的房子。不，衝進不衝進不要管，就是衝！」

另一個士兵叫起來，好的，好的。又一個手榴彈，小屋震動一下。

一個沉着的聲音起來。「我不贊成。我不贊成我們殺了這幾個鬼子就滿足。討賬要討得乾淨。我不是怕死，我們誰來了這裏是怕死的。要死得有價值才這樣做的啊。退回去，說不定我份下還派得到一百個鬼子呢？衝鋒嗎？一個也殺不掉他們，我們的性命換給他們借了去。他們欠我們的債太多了，前賬未清，免開尊口，對不對，排長？」

在機關鎗停下，手榴彈也不投下來的時候，他們迅速的退回了四行堆棧。

不久後，日本的機關槍又向了這現在已空空的小屋掃射。半天沒勸諭，於是沿習了他們一貫的故技，對這小屋加以重大的壓迫，浪費了許多子彈後，才有了衝鋒。這次他們一個人不損失地佔領了小屋。可是那裏得光榮的勝利？他們才在小屋裏站穩了腳，吐出一口氣，四行的窗子裏便投擲了無數的手榴彈出來；一個大爆炸，經過日本兵的重大壓迫之後，這小屋子裏早已站不穩，於是牠粉碎了，日本兵呢，血肉的東西比一個小屋屋更易粉碎。

九

那天下午，華軍有一個士兵，作了壯烈的犧牲。他瞧見近四行堆棧的地方有一大隊武裝的日本兵，因為愛惜子彈，華軍沒有立刻予以射擊。那士兵的身子上有七八個手榴彈，把這些手榴彈拉開保險，他從六層樓的屋

頂一躍下。他一個犧牲，換了二十幾個日本兵的性命。華軍目退入四行堆棧以來四天，傷的人雖然多，死的却還是他第一個。這個犧牲感動了他的伙伴，有十多個人立刻在爆炸聲的餘音中作出乎意外的衝鋒。他們衝進了上海銀行堆棧的階沿。他們沒有回來，但上行堆棧裏又起了一個極大的爆炸聲。

這是最後一個晚上，團附和營長正召集了弟兄開會。他們有訓話。

這是團附的話，「管不了，我們一條命換敵人十條命，那也應該說一聲夠上本了。今天那十幾位弟兄成績不差，我們記得他們。我要你們記得，我們一條命是要換敵八十條命的。」

這是營長的話：「兄弟們，患難中的兄弟們，大家在共生死，本不分別什麼營長；小兵，不過我還是吩咐你們一聲，我感到今天晚上，是很重要

的一個晚上，今天我已經看到了敵方的炮口，晚上想有重大的轟擊。所以大家記得，我們在這裏的任務。今天晚上，大家要小心。民衆這樣關切我們，我們更應該努力。」

正在營長訓話時候，一個密令送了過來。是最高當局的密令。團附看了，呆住了，立刻營長的話也停下了。在一瞬之間，空氣從熱烈變到了靜寂。

「密令叫我們今天晚上退出。」

弟兄們一個個發言了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行，這太奇怪了，我不相信這個命令。」

「我不退出。」

「誰肯退出就退出。不肯退出就不必退出。」

「對的，退的人到左邊來，不退的人不動。」

一個也不動。偉大的靜默開始了。最後營長才站立起來，說話，「很好，我們都是民國的好軍人，我們如果不退，限我們自己今後全部都犧牲就是，這事——還得我們想一兩分鐘再決定。」

團附說話了，「密令——你們不管密令嗎？現在是我們決定一切的當口，時間很寶貴，廢話要少說。大家要服從我的話，我與楊營長此刻要商量一下。你們等着。」

他們退到另一間屋子裏，後來他們出來了，團附說起話來，含着一泡眼淚。

「弟兄們，我們決定撤退，遵照命令。」

營長插上來：「不過，我們還允許在撤退時，讓你們痛痛快快的殺鬼子。」

在偉大的靜默中，機關槍，砲聲來了。在砲火中，一切步驟都是有程序的準備了，同時戰鬥激烈進行。砲火一分一秒便變得更猛烈，團附，營長都受了傷。在階沿外，撤退正式開始了。最後幾個扼守要點的士兵，也得撤退了。

「卜卜卜」

於是最後的一顆槍子，飛出來；這自然也打死了一個敵人。

××路上，民衆翹首等候他們出來。他們來了，歡呼聲中，洪流樣的聲音呼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的口號。他們舉起鋼盔，揮舞作答。

「然而團附，退是羞辱的」，一個兵士叫。

「靜一些，這不是羞辱，讓我們自己對自己抱有大希望，我們要深明大義。」

「是團附的話，團附的話很對。不要一個小時，我們不又在前線了嗎？團附，一定答應我們立刻要送我們上前線的，就坐這輛去。」

營長高興起來了，「越快越好不是？」

團附點點頭，「要不了一小時，」他說，「我讓我們現在冒煙的槍口再射擊敵人，我答應你們。」

「團附答應我們了。」

一車子有些垂頭喪氣的壯士，像小孩子一樣的，他們的潔白的心裏又興奮起來。四十分鐘之後，除了受傷的，他們都發現自己有了射擊的目標，在新防線上，砲火中，而他們發現自己有了聯絡，像猛虎出了柙，這形

容還不夠，說得更明白一些，是他們本來預備一條命換十條敵人的命的，現在十條命決不夠，十條日本鬼子的命，也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……（徐遲）

夜行軍

——由行唐到滹沱河——

幾天前的一个夜裏，我們的五百位同志纔出發繞道北上到萊源去襲擊敵軍的右翼；想不到今天黃昏的時分，司令部又下了一個命令，叫我們的部隊向後方開拔。

將官副司令領着我們的部隊離開了馬凹村，隊伍穿過一座黑沉沉的鄉鎮，來到一道河邊的沙灘上停止了。

夜空裏可以看見濃雲在滾動，胆怯的星星被黑熊般的雲頭吞嚼去了。大野裏流溢着靜寂和冷氣，只有前面的淺河在孤單地跳蕩着流水聲。

後面的隊伍還沒到，司令的號兵已經吹到兩遍集合號了。

我們坐在濕灘上，各人都把鞋襪脫了預備渡河。

粗矮的身影在黑暗中閃抖，這又是那位北京大學的同志在活動了。他日間才從九十里地外帶來四五位女同志，還沒歇足，這邊就又出發了；可是他一點也不感到疲勞。現在他又低壓着嗓音，述說着北平近郊的別動隊光榮的成績。

「嘎，知道麼？三個大隊，兩大隊老粗，一大隊學生，出沒在北平近郊！……學生假裝日本軍官，老粗的同志們在外面埋伏，轟的一聲把北平監獄破了！……」

每顆心被堅實的噪音震跳了，血液在周身急流，黑暗中，每雙眼睛都閃射出興奮的光。隨着便是水浪般的思想沖撲過每個人的心頭：巍峨的北

平城堞仍然像從前的健朗吧，城堞下遼闊無邊的田野上，高梁葉子該是紅了，西山的紅葉也該是滿山飛舞了，茫茫的蘆花也該是白了……在西山的谷間，在無邊的曠野上，蘆葦叢裏，緋紅的高梁地中，有着我們流動的鐵的隊伍……

叮叮……

驀地裏一陣號聲把每個浸進深思的同志驚醒。司令官的號兵剛吹過第三遍緊急集合號，黑暗中有騾車的轟動聲，特務隊最先趕到，接着其他的部隊也陸續趕來。

游擊隊員們和押騾車的特務隊兵，一齊探着步渡河了。水流在腳底下沖激着，因為河床流沙的多，人們在水面一起一落的浮沉着。繫在沈重的兩輪大車前的騾馬們，喘出帶着汗腥的粗氣。

部隊全都渡過南邊的河岸。從黑色的雲頭灑下來濛濛的細雨，夜，更寒冷了。

爲了抵禦夜寒的侵襲，隊伍大踏步的沿着汽車路行進。

細雨的迷濛中，天空的雲隙間透射下來淡微的渾黃月光，汽車路隱隱地現出黯黃色，無盡地向前延長。路旁的樹林仍然濃黑得像墨汁滴成的，只有那不時出現在樹林旁邊的打麥場，像水般的凝靜，現出淡青的平面。

每經過一個村莊，都聽見狗的狂吠，戰馬們也仰首迎着夜風長嘯了。

在村野上行軍，因爲部隊行列的延長，農民們都從睡夢中驚醒，等到他們一探知是游擊大隊打從這裏經過，便都爭先燒起開水來，在村坊的兩旁擺起矮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盞黃弱的油燈，和一些粗大的碗。一位老太婆一手扶在孫兒的肩上，一手提起壺把倒開水，顫顫着沒牙的嘴巴：

「辛苦囉，孩子們！歇下來喝碗開水暖暖肚子吧！」

一位頭部繫了綳帶的女同志跳上前去，抓起大粗碗，骨碌骨碌地往喉嚨裏灌，接着把空碗放下，長長把吐出一口粗氣。

「謝謝，老太太。」女同志順手遞過去兩個大銅子。

老太婆把嘴巴一偏，帶着一種憤怒的神情，但立即就慈和起來：

「孩子，帶着錢在路上花吧！喝咱的白開水有啥要緊呢？要不是你們趕夜路，咱真想回家去煮一桶高粱粥來給你們喝呵！……」老太婆一邊說，一邊伸出顫動的手撫摸女同志的頭髮，當她的手一觸到綳帶的時候，便把手一停，在黃弱的油燈下她眯着昏花的老眼細瞧：

「孩子，你爲什麼用布裹住頭呢？」

「唉，老太太，我的頭是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了呢！」

老太婆爲一種悲哀和憤恨的情緒動了，那隻顫抖的手更溫柔地重新撫摸着那女同志受了傷的頭，眼睛望着黑暗的遠方：

「呵！日本鬼子，這些兇煞的瘟物！」

站在矮桌旁的幾個農夫，也爲這種情景感動，憤怒的火簇把他們焚燒了，他們瞪着眼睛，捲起袖口。一個高壯的農夫把拳頭重重地向桌子一擊，昏弱的燈光驚得一跳，碗兒們也嚇得互相磕頭。

「摸他奶奶，做日本龜孫子！」

那位頭繫綳帶的女同志，飛快地投進隊伍裏來，就像一個鐵錘打在鋼鏢上，整個隊伍沉着聲音唱起來了：

我們的隊伍似奔潮。

我們的心在狂跳！

用我們的熱血淹沒敵人的狂暴。

用我們的吼聲震起世界的明朝！……

壯烈的出發號音又隨風吹送過來，我們的隊伍又繼續在黑夜的荒野上行進了。

細雨停歇了。在一架單板橋邊，站着兩個提着馬燈的青年農夫。橋下的小溪急喘地流，在馬燈的光輝下，可以看見漂動的水草。

「滿橋啦，老總，小心點囉！」每當一個中隊打這單板橋經過的時候，提着馬燈站在橋邊的這兩個青年農夫便懇切地高聲叫嚷。

細雨停歇，黑色雲頭也馳散了。被雨洗滌過的天壁顯得格外清藍，星是一顆顆地冒出來，在林梢上像晶瑩的菓子，發出柔和的青光。

翻過低坡，穿過高粱地，踏着彎曲的田塍……我們的隊伍繼續地走了

三十里，終於在一片高壯而濃密的楊林裏停息了。我們各各選擇了乾草堆躺下，乾草經雨淋得有點濕潤潤的，但是跑得酸痛的兩腿，再也不允許你不把身子躺倒了。

馬又在嘶叫，但叫聲漸漸地低弱，馬兒也疲倦了。

同志們靜靜地躺着，有的已經閉上眼睛，縱使有些同志沒有把眼睛閉上，但也只是睡眼朦朧地仰望着楊林梢頭的星星，一聲不響的等待墮進休止的夢鄉……

只有那個賣牛乳的瘦個子隊長，毫不困倦似的坐在乾草堆上，皺着多摺紋的前額冥想。他是北平西郊的擠牛乳工人，家裏有一條乳牛和幾隻羊，一個年壽的妻和一個剛出世的孩子。北平淪陷的那一天，他從西山逃了出來，參加這遊擊隊。也許他現在正在憶念着在苦難中的他的牛羊，妻和

孩子……

忽然他用手搖撼着躺在他腳邊的一個隊員，沙啞着……子說：

「小南洋，唱個歌兒給我聽吧！……」

是的，當我們的隊長的心被愁鬱纏結住的時候，他是需要那個剛回到祖國來，長睫毛矮黑身材的南洋子的歌聲來解除他的愁鬱的。

「小南洋，唱唱你海島上的風情吧，讓我的心裏舒服點！」隊長反復地說着，爲長期的苦難所磨折的額部，褶紋跳顫得更加緊密了。

「唔，榨牛乳的朋友！……」南洋子睜開眼睛來，握住隊長的手，輕輕地撫摸着隊長的手心，低着爲熱帶的海風吹滌得圓潤的嗓音唱起來了：

白雲飄在海灣上，

我坐在黃昏的椰樹林邊呵，

嚼着檳榔，

望那藍海裏撥漿的蒂紋船娘！……

歌聲含著一種深沉的憶戀，溜過乾草堆，輕輕地敲擊着每個將睡的人們的心。迷糊中，有一個女同志輕聲地嘆了一口氣：

「咳！真缺德！」

這嘆聲不是譴責，而是深深的同情。……

「缺德麼？不是我望她，是她先望我呵！」南洋子狡滑地辯護着。

「哈哈……」隊長忍不住笑了。

「哈哈……」隊員們也輕聲笑起來。

笑聲很快地溶解在夜氣裏，人們又漸漸被困倦侵襲了……

出發的號聲驕地劃破秋夜的靜寂，隊員們從乾草堆上跳起來，迅速地

集着隊。不一刻，長長的隊伍穿出楊林，重新踏上田原的野路。

剛離開乾草堆，驟然受到夜氣的寒凍，每個人都哆嗦着身子，碰着牙關發出瑟瑟怕冷的聲音。眼睛呆滯地望着地面，疲倦，飢餓。再加上寒凍，頭腦更加的沉重了。靜默着，拖着僵硬而笨重腿移進。大家再也沒有說話的氣力了。

隊伍沿着田塍上的泥路走。走着，走着，腿機械地拖移着，厚巴巴的眼皮往下一蓋，突地睜了開來，但慢慢地又往下蓋……

劈拍——隨着一聲唉呵，一個同志跌落到低田裏去了。

「小心呵！」我們犛牛乳工人隊長高聲叫嚷來。

立即隊員們都把眼睛睜得直板板的，警戒着不要跌落低田或深坑……遠遠的西南邊的大野上有一股熊熊的火光，把曠地一角燃燒得發紅，

並且在更遠一點的地面上，映照出一條黃銅色的流綫。我們像望見光明自由的境域般的加緊了脚步朝着西南邊前進，在二十分鐘內我們終於到達了火光灼照的河邊。

熊熊的火焰正從這河岸的岩石堆上冲向雲霄，工人們燒着幾大鍋開水，一邊把大把的樹枝丟進石洞裏去燃燒。

「弟兄們，歇歇腳，喝碗開水啊！」在火燄的光輝中，顯露出十幾張赤膛膛的寬大臉孔。

游擊隊員們一批批地圍上熱烘烘的火堆，輪流地喝着開水，一邊跟工人弟兄們談話，一邊聽着大河流水的浩蕩聲。藉着火光的映照，可以望見不遠的河上有一大堆黑壓壓的東西在蠕動，並且可以聽得見鋼鐵般鏗鏘的咿呀吭咳——咿呀吭咳——的勞作聲。

「我們工人弟兄正在動工建築一座大橋，預備運兵殺鬼子用的！……」火光中一個闊頸的工人舞動着手裏的樹枝，興奮地說。

不久，將官副司令命令我們渡河了。一聽見這河的水流聲，我們的知道這次的涉水並不會淺的，於是大家都把褲子脫下來，把包裹和槍枝掛在脖子上，光着皮股手牽手地溜下河岸，開始用兩腳浸進水冷面沖激着的河水裏……

當東邊的地平線上湧起一脈鮮麗的霞光，我們的部隊穿過了牛莊。再走一里地，便看見廣闊的濼沱河籠罩在晨霧中，浪頭一下下地撲打着岸壁，響出健朗的劈拍聲。十幾二十個強壯的船夫領着隊伍爬下岸壁，踏在激流中簸蕩着的大渡船。

片刻，赤刺刺的太陽從隔河的大野上躍起，遼闊的田原鍍上一層金黃

·遙遠的西邊，可以望見那摺縐形的太行山脈，山腳劃出一條青煙。呵！
父親，壯麗的太行山。華北平原的脊骨！你的孩子們正要繞過你的山頭，
藉着你的掩護。給：暴的敵人一個奇襲！……（碧野一九三七·十·于
軍次。）

青紗帳

步隊，這樣開拔着，進行得很快，一天一天接近火線了。

鎗聲，已依稀可聽。砲聲在如豆炸的彈雨中，轟隆隆着。

這天是，八月二日，弟兄們全興奮起來，說是今明準攻敵巢的××城，叫大家預備出發。時候是近黃昏了，西半天，彩霞中，閃耀着活潑的夕陽，鐵青色的高梁桿，顯得怪有勁，是一種壯麗的力的美！

弟兄們沉着的整理着極簡單的用品，鎗彈是早上了膛，在大家的東西尚未理解的時候，哨站上領來了兩三個當地的老百姓，說是：

「這里接着一條汽車路，日本兵常打這里過，你們要快生法子躲躲才

好，說不定今天就會碰着亂子」。匆忙的說完他先自逃去了。

李隊長怔着在發恨，並表示他懷疑不決的心情，他不響，弟兄全沒主意，這時哨兵也突的喘吁跑來報告。

「隔二十里路的地方，發現有八輛敵軍的兵車，從東北方對我們隊伍駛來，完畢。」又匆匆去了。

李隊長很靜的聽了這個報告，不表示反應，經過了一個考慮的時間。便把隊伍配備起來。

於是，大家接了命令，準備四面包圍突擊。

我們的隊伍，是採了強擊的散兵戰的形式，散在那漫長的汽車道旁的高梁地里。高粱棵，青青地，一望無涯，只要鑽入高粱棵三五步，外面的人便失了注意的目標，不過，踞在里面的人，却清楚的看見敵方的來路，

所以這對於我們的突擊，很有幫忙。

這樣，我們一小隊，一小隊的密接着，配合着，呼應着，我們知道在這種有機鎗作戰的決鬥上，各自爲謀是絕對失敗的，因此，當我們一隊隊散進那鬱鬱如林的地畝之中後，大家沈默着，半點聲音也沒有。金軍就這樣伏下了。

大家手里牢牢的托着鎗，機扭，扣在右手的食指靠着護圈，就只等待着鎗膛里彈丸對象的來臨了。

高粱地上靜逸、恬淡，似乎和平常一樣沒有差別，風，雖然是七月的風，那夏天的熱風，但是，在它吹動了修長的高梁葉。發出簌簌的聲音時，使你從頭上會很快的飄上一縷秋意。秋，八月的北國，是該有點秋的情了。

等着等着，遠遠地傳來了嘍、哪、哪的汽車聲，接着，嗚嗚的拉開了喇叭，在繼續不斷的叫。

我的情緒，和大家一樣的緊張着了，我的長鎗，和大家手中的鎗刀，一樣的托得更穩更準了，我的鎗刺，更閃爍的可人！

這麼擊着我們的鎗刀，等着敵人的車到。

車，由遠遠而漸近了，車身便漸漸出露於我們的視線中。

車的速度是非常遲緩，前進的時候，顯得怪費力的姿態。

於是，我們想：該不是敵人的車壞了吧！

想着想着，車已開入我們佈防的第一線里來了。

車輪轉處，鎗彈如雨般射過去，敵人冷不防的應聲倒下。車，於是就

洩然而停。

死亡的日兵，血肉狼籍的橫七豎八的東一條，西一條的倒臥在車上下，剩下一些倖得免死的敵卒，全然變成俘虜了。

死傷的敵卒，佔滿了寬大的路面，野獸一般的血跡，污辱了我們的國土，啊，這就是戰無不勝的島國之皇軍嗎？我真默察不出了。然而，粗短，悍慄，小鬚，太陽軍的符號，那些却又給予我以無上的鐵證，叫我只好相信這隻紙老虎，原來不過如此而已。

八輛堆積如山的裝甲車，全都是載的武器，弟兄個個笑逐顏開的把它們圍着，搬下車上的死體，一擁，大家登上車箱。

車，於是在勝利者的手中，又開始駛去了。

坐在司機身畔的我，看着張永成非常吃力的支配着車前的每件發動機紐機關，結果，車並不因此稍快一些，只顯得越費力，進行的紆緩，像一

匹受傷的野馬！

前面的車，後面的車，每個司機都發現了自己駕駛的嶄新的車，是不健全的。

張永成告訴我，我無話的點點頭，心里有點慌，以後我們全隊的人，都覺察了。都以為怕是敵人有什麼苦肉計吧！因此，把起初停下來檢查的意思，臨時也打消了。我們只好小心忍耐的不斷進行着，作走一步算一步的打算，這麼辦並不是怕敵人追來，實在我們是如何捨不得丟下這一批軍火啊！這等於生命線的東西。

走着走着，天就漸漸暗下來。暮靄開始蒼茫。歸鴉響頭的盤旋噪叫在夕陽反照中，路徑還是可辨，而歸心却使每個弟兄焦灼了。

我們請司機可能的再加速馬力。不過，車快了，車也震動得越利害起

來。

約末是近午夜的時候，車在我們灼灼的心情下停在暫時棲止的墨林外，大家跳下車，立刻搬運每輛車上的東西，勞苦對於勝利者是很少侵襲的，當我們大伙卸了各車的東西，一點都不感到疲乏，尤其是幾位司機的弟兄，他們更精神奮發的檢查車上損壞的處所究在那里。結果，並不見什麼損傷，但有個弟兄無意中，却發見車輪上刺着尖的釘，剪刀，錘子等物件。

我們對於這些東西，得着如何感動的啓示，我們恍然了原來我們的勝利，已有可敬愛的同胞們作了我們的先鋒。

我們都感動得無言可說，這時從默默中，忽想起那幾位冒險擔任我們的情報的農民的誠摯的臉影。

在我們激動得要下淚的時候，我們的心，我們的情緒，又是如何欣慰
感奮啊！

這一切使我們在身上又新生了力量！（沙雁）

一隻手

——軍醫院手記——

是前五天，從浦口又下來大羣的傷兵。路上走了九天九夜，一直沒有人給他們敷傷口，到了第五陸軍醫院的時候，輕傷的捧了傷口找醫官，重傷的被担架夫從担架床移到草褥上，就像一塊木頭，動也不動，連呻吟的聲音也低微得難聽清晰了。

有人從這一段段木頭裏發現了一段小木頭。短短瘦瘦地躺在靠牆的角隅裏，那張臉龐簡直不像個成人，雖然風塵把他的臉封裹得像是刮了泥土的松花、小鼻子小眼睛以及難鳥的軟黃嘴喙一般的口唇却清楚地告訴人家

這還是一個孩子。

「一個小兵，多麼小的新兵！」

三四個月以來醫院裏不是沒有過新兵，不過多少總比這個大一點。於是有一個來自北方的輕傷兄弟伏下身子去，翻了一下他的符號：

「五十八師的，是個小勤務兵呢！」

接着他掀開了新兵身上的棉大氅，一陣血與膿揉和久了的腥臭四散了開來，北方的弟兄訝叫起來了：

「傷得不輕呢，衣褲都被血泡皺了，快叫醫官來——」

他們大膽門驚醒了孩子，小眼睛煽動了一下，淚水攪合了眼屎，乾巴巴地糊滿在睫毛上面，也許還是一張相當可愛的小臉，可是在這時候天底下再美麗些的事物也叫猛烈的炮火給掩埋了。

沒有找醫官來，弟兄們却把正在給別人換藥的周太太拉來了。大伙兒對這小兵不只是懷着普通的友情，而是爲了他的年齡的原故，對他添了一層父兄的愛護。

「這麼小，也叫他上火線，俺家裏有個和他一樣大的老弟，放牛也放不了呢！」一個山東大個子竟邊說邊抹起眼淚來了。

幾個弟兄們幫了周太太把小兵抬到床上，謝謝天，他的胸口還在輕輕地跳動着。在他的衣褲上有着糊不清的窟窿，從那些小洞洞裏面都會竄出過一股股鮮紅的血水。而今，血水在灰色的軍衣上變成了一灘灘難看的痕跡，像紅，像綠，像紫；世界上彷彿只有人血才能夠構成這麼繁複這麼偉大的顏色。

衣服是沒法子脫下了，血水粘緊了衣服和皮膚。有人遞了一把剪刀遞

來。血衣剪刀縫下像楓葉般地掉下來，符號上原來還有三個字忘了被讀出來：曹阿狗。

曹阿狗醒了，長長地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聲音是那麽悠長，那麽疲倦，使人記起童話中寫的公主長臥十年醒來的茫然神情。

「啥地方？」

疼痛使他不能再多說一個字，小小的眉峯皺到了一起，縮手縮腳熬受着痛苦。山東大個子拿來一杯熱水，一匙匙地喂着他，孩子接受了，却閉緊了眼睛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大家，他的神經已經不能主宰自己了。

白紙一樣的胸膛，柴樁一樣的細腿和胳膊，血液似乎已經流光了似的，在奉化水蜜桃一般的創洞上也不再滲血了。

大伙兒精密地數着，大小十四個傷洞，是的，就在這不到八十磅的小

身體上，就在這不到三尺長的頸子以下的小小軀幹上，有了十四個傷洞。槍彈，砲彈，炸彈的碎片，在這兒陳列齊了。

抓到他的左手的時候，曹阿狗「呀」的大叫了一聲，那麼尖銳，用盡了他所有的殘餘精力呼叫出來的一聲嘶喊，隔房的士兵們都聞聲跑來了。

「作了惡夢吧？」

「左手怕是傷狠了！」

後來的一個人的猜想是對的。

大量的漂白粉和硼砂的溶液從左手的傷口上洗刷着，白色的爛肉和黃膿一塊塊地掉在托盤裏。一隻瘦小的手如同已經被宰割了的雞頭，軟軟地垂在手腕上，一碰就會掉下來似的。

「筋斷了，這隻手怕是要割掉了——」周太太輕聲說着，把它包紮了。

起來。

大家用惋惜的目光注視着這隻手，這隻雖然不肥潤而又缺乏營養的手，却是拿過槍拿過手榴彈瞄準過敵人的；這隻幼小的手已爲民族建立了不能磨滅的功勳，它是渺小，而又是大的。

「用一點好藥，把這隻手留下吧！」

「孩子還年輕呢，周太太！這麼大就殘廢了，怎麼辦？」

誰都想留下這隻手，周太太也是。她喂孩子吃了一點稀粥，在給那十個傷口敷藥開刀的時候阿狗是那麼乖，一點淚水也沒有落。精神反倒好起來了，一把熱手巾將小臉也洗乾淨了，有點像韓蘭根，却沒有扮鬼臉的心情，他是在一場悲壯熱烈的「戲劇」中扮過了一個無上莊嚴的一個角色了。他說着滿口「」的無錫口音，當剪刀與鉗子在他的傷口上移動的

時候，他斷續地背着自己的故事。他是去年十六歲投軍的，是個裁縫店的學徒。

「倭侏師傅凶來死，我覺着穿針引線 啥道理，恰巧聽到民衆教育館的先生演講，我就去惠山五十八師投軍哉——」

「民衆教育館的先生說：老百姓要替國家作事，替國家——」
他張開了小嘴吧，（鬼相信他今年十七歲！）睜緊了小眼，睜睜白白的天花板，好像那兒懸掛着黨國旗，好像那兒顯現着我們千百代祖宗的遺容，曹阿狗掬着一顆單純無暇的心在起誓：他將以一腔熱血奉獻給這待他極菲薄極殘酷的社會，國家。

「八一三上海開了火，倭侏弟兄開心來——統統要去打東洋人。」
阿狗又笑了。

三天來，他不斷地打聽着戰訊，有人說他南京克服了，他用完好的右手擊着床沿：

「好好，我曹阿狗弗會白傷！」

× × × × × ×

昨天起，曹阿狗的左手惡化了，醫官說是非割不可。斷了筋，碎了骨頭，沒法銜接的了。

終於有人在手術室門外的洋鐵桶裏，發現了那隻黃瘦無血色的小手。這隻不甘心捏針而終於捏了槍的手停止了血脈循環，冰涼地泡在血水裏開始腐爛，不知道它已經被倒在那一個污水桶裏了，今天。

今天早上，看護兵告訴我曹阿狗發了一早晨的脾氣，哭得很利害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我被廊下的人聲吵壞了記憶。

「爲了那隻手，除了這隻手他還爲什麼呢？早上我好心地要爲他洗臉，他伸手要自己洗，誰知道一瞧——」

看護兵用自己的右手使勁地往左手腕上一剝，沮喪地搖着頭：

「他問呢，是誰像着砍了他的左手。」

是的，爲了醫官說這手除了割掉已經沒有別的辦法，爲了避免孩子的執拗倔強，是在他熟睡的時候抬到手術室裏，接着上了麻藥，接着……

我悄悄地走近阿狗睡着的病房，屋裏別的弟兄們似乎已沒和這孩子解說得開的樣子，都離開了屋子在通道上談論着。

「究竟是小孩子，斷了手就……」

「幸而是截了左手，要是右手……」

手，手，手！誰都在談着阿狗的手。

阿狗的床位是靠門窗的，三四天來他常從這塊玻璃中透視遠空，看中國的飛機在天上翱翔，摸着自己的臉頰直樂，如果不是那時左手上已經纏了一重重紗布，他一定已經響亮地鼓掌了。也是從這塊玻璃中，他和走過室外的弟兄們交換着微笑，有時他們故意用一隻桔子或一包花生在外面逗他。

我懷着偷兒一般的心情走進門窗，看看曹阿狗是不是還在爲他的手傷心地哭着。好像是我偷了他的手，好像是醫官偷了他的手，又好像是射擊他的敵人偷了他的手。

我從心上移開一塊千斤重的石頭：阿狗已經不哭了。只是小眼睛圈上浮起了紅邊，正瞅着牆上那位弟兄掛的一張漫畫，貧血的淡紅色的口唇掀得高高地漲在生氣呢。短了一截的左臂伸在棉破外面，有一點血水滲了出

來，阿狗好像已不顧惜它，儘讓這沒有了拳頭的手臂在被外面乎凍。

一夜的風雨，今天氣候冷多了，玻璃上蒙着一層人口裏噴出的水蒸氣。忽然我在阿狗枕畔的那塊玻璃上發現了一些花紋。走近了看時，我的額頭撞在窗櫺上了。

那不是什麼花紋，是阿狗用右手臂在上面描了一隻輪廓，手指的比例與距離都還畫得不壞，顯然是費了一點心機的傑構。在邊上還塗了一個又粗又大的「手」字。

「阿狗：有人給你換了藥麼？」我邁進屋門，壓低了喉嚨問着。

一隻桔子對準了我拋過來了：

「還換藥，手也被你們換去了呀！」

含着海一樣深的委曲，阿狗放聲哭了。來醫院以後，不，也許是在這

不順適的十六七個年頭中，頭一次那樣凶的發起脾氣來了。

「手爲什麼不能接起來呢？」

「弗應該賊一樣地偷掉我的手……」

「你們欺瞞我，欺瞞阿狗嚙沒了爺娘麼？」

屋子裏圍了一大堆弟兄們，都在給阿狗說好話：有人伸出了至己的手臂給阿狗看。

「我和你不一樣，我才十幾歲，年紀小小地成了殘廢，怎麼好呢？」

每個人的話走了死胡同，走不通。最後不知有誰想出了一個裝假手的辦法來了。

「假手？木頭的假手麼？」阿狗的眼睛亮起來用手臂上的紗布抹着眼淚。

於是有一個九十八師的弟兄裝着正經地告訴他：說見橡皮曾過的假手。

「能夠動，能夠托飯碗麼？」

「怎麼不能呢？」

「能夠幫助右手放槍麼？阿狗傷好了是還要去打東洋人的啊！」

那位九十八師的弟兄不住地點頭，阿狗寬心笑了，順貼貼讓看護兵給他擦抹哭紅腫了的眼睛。

直到我走出屋來時，阿狗還歡快地拍着窗子說：

「別忘了啊，要醫官來給我裝一隻能放槍的假手，橡皮的假手！」

(子關)

戰士的平記